

编者按：

在二月二这个昭示着万物开始焕发生机的日子里，人们总是过得特别有“仪式感”。祈求风调雨顺、鸿运当头，人们许下美好心愿，以饱满的热情拥抱春天，期待迎来一整年的好运。

“剃龙头”、围粮仓、吃炒豆……不同的地方流传着不同的习俗。一篇篇文章带有浓郁的怀旧情结，作者深深怀念家乡二月二的习俗，也勾起了我们对往事的回忆。

热热闹闹的二月二

■ 袁夙

不经意间，正月悠然而去。仿佛一条鱼在岁月的河道上打了一个滚，然后在人们激动的欢呼声里倏地潜入时间的深水里，二月就这样翩然而至。

童年的记忆中，元宵节过后最盼望的日子就是二月二了。这一天是最快活的，可以憋足了劲儿去享用炒蝎豆。在这一天，母亲通常会做三件事：围灰囤、敲财宝、炒蝎豆。

二月二一大早，我还在酣睡，母亲已早早起床了，她要赶在天亮以前将庭院收拾干净。母亲用簸箕端来早已准备好的草木灰，在院子内用草木灰先撒个小一点儿的圆圈，即囤底，再围着小圆圈围个大圆圈，即囤口。围好“囤”后，在里面撒些五谷杂粮。然后在住的房子周围、鸡舍里、猪圈边都用

草木灰撒上相同的图案，再撒上粮食，这就是“压囤”。围完灰囤后，母亲点燃香，朝着灰囤给土地爷磕头，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有一个好的收成，真正仓丰囤满。

下午，母亲便吩咐我去树上折一根半米来长、指头粗细的小棍，用小刀刮得滑溜溜的，用来敲财宝。吃过晚饭后，我拿着小木棍，先去敲门枕，母亲在旁边有节奏地念：“二月二，敲门枕，金子银子往家滚。”接着敲门框，母亲改念为：“二月二，敲门框，金子银子往家扛。”

敲完财宝后，母亲便将铁锅刷净，待铁锅被烧得发热时，将事先准备好的豆子一股脑儿倒进去，只听铁锅里“噼里啪啦”爆响声一片，就像春节时

放的小鞭炮。母亲一边添柴火，一边手持一把小木铲快速地来回翻豆子，一刻也不停顿。豆子快炒熟时，母亲将红糖撒在锅里，迅速搅拌。糖很快融化，与豆子粘在一起。母亲把沾满糖的豆子铲出来，放在簸箕里。这时，满屋子都是炒蝎豆的香味了。刚出锅的炒蝎豆，酥脆可口。

听老人们讲，关于二月二炒蝎豆还有一段故事呢！相传，武则天篡唐称帝惹怒了玉皇大帝，传谕东海龙王三年内不准下雨。不久江河干涸，土地干裂，九州大地民不聊生。龙王不忍生灵涂炭，便违抗圣旨，偷偷降了一场大雨。玉帝得知后勃然大怒，将龙王打入凡界，压于泰山之下，并贴符“若想重登灵霄殿，金豆开花方可

归。”黎民百姓感激龙王的降雨之恩，便设法拯救龙王，四处寻找能开花的金豆，可哪有能开花的金豆呢？太白金星非常同情龙王的遭遇，便给人托梦：“只需在二月二这天，将黄豆炒开花即可。”于是人们相约在这一天炒黄豆，摆到院子里秉香祭拜天地。玉帝见金豆开花，只好将龙王释放。

如今，二月二的祭拜之风渐渐淡去，只留下了“剃龙头”“炒蝎豆”等习俗。二月二还没到，商场就把香喷喷的豆子摆在了显眼位置，甜、咸、辣等口味应有尽有。人们追求的是热热闹闹的气氛以及美好的节日祝愿。

二月二，春耕忙

■ 熊兴国

农历二月二，各地的习俗有很多，比如剃头、舞狮、祭神，而我家乡的习俗是使耕牛。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就有这样一个谚语：“二月二龙抬头，大家小户使耕牛”。二月二这天，家家户户特别忙，忙着耕地，也忙着下种。

其实早在二月二之前，乡下就忙开了，但那种忙，是细碎的忙，甚至是瞎忙。好比本来可以耕地，却偏不耕；农家肥已堆进了地里，却不下种。我曾好奇地问过父亲为什么不把活干完，父亲告诉我，还没到时候。“那要到什么时候？”“二月二。”

二月二，是一个神奇的日子，家家户户忙碌起来，就好像万事俱备只欠二月二这个“东风”似的。

这天一早，父亲就赶着耕牛去了地里，他熟练地架起犁铧，抖动着牛缰绳开始犁地。就算犁得不多，也一定得使耕牛，这是父亲告诉我的。下种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并不是二月

二这天要将种子全部下完，但必须要下，说是“龙抬头”也预示着“种抬头”，乡亲们希望秋收满仓、五谷丰登。

因为二月二需要使耕牛，所以很多没有耕牛的人家这天就特别苦恼。我家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那年父亲刚分家单过，家里没有耕牛。二月二前几天，父亲就满村子找人借耕牛，可家家都要使用，父亲借遍了也没有借到。二月二的头天晚上，我见父亲红肿着双眼，就如同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困难一样。

好在第二天爷爷忙完之后把耕牛借给了父亲，父亲才渡过了“难关”。勤劳的父亲很快有了自己的耕牛，他常常通过借耕牛这件事告诫我们：一定要努力，不然可能借一头耕牛就是你人生中最大的困难。

如今，耕牛已经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机器。多年前，父亲在一个春天安静地离开了我们。

前几天在电话中，母亲说正忙着下种。“下种？不是要等到二月二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二月二只是个时段，谁告诉你一定要那天才能下。”母亲说。
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也是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信那套。不过母亲又告诉我，二月二这天，她和乡亲们还是要下种施肥的。

看来二月二大家小户使耕牛这个习俗在家乡还是存在的！

父亲有精湛的木工手艺，后来入伍，学会了理发，退伍回乡后以木工为业，顺便为乡亲们剃头。

父亲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，他的手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他做的家具样样结实耐用，一把椅子可以坐很多年，方桌用几十年还完好无损。那时，家里如果需要添置木家具，大家都喜欢让父亲去做活。父亲常常说，慢工出细活，家具做结实了，心里才踏实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父亲常常被村里人请去做木工，在每家都会做好几天，做完了，他还顺便把主人家破损的家具修修。比较特别的是，父亲喜欢带着理发工具，遇到有需要的人家，就帮他们理理发，从木匠转换成剃头匠，只需眨眼工夫。

父亲为大家剃头，从来不收钱，他说只是顺便，又花不了多长时间。那时，父亲多半剃平头，一把剃刀三下五除二就剃好了。遇到一些老爷子，想剃个光头，父亲就打上肥皂泡沫，仔细地轻轻地刮，顺带把胡子也一起刮了。集两样手艺于一身的父亲，很受乡亲们的欢迎，有事他们也喜欢找父亲商量，父亲乐在其中。他说小时候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长大了为乡亲们做点事是应该的。

二月二，是父亲一年中最忙碌的一天，因为我们那里流行“剃龙头”，这天父亲会放下木匠活儿，一心一意在家里帮大家剃头。我和母亲就忙进忙出，母亲烧水泡茶，我搬凳子让老人们坐。村里谁家都没我家热闹，人们进进出出，等着剃头的人聊会天，剃了头的人道声谢。父亲总是和蔼地说：“没什么，乡里乡亲的。”

从小到大，我的头发一直是父亲剃。二月二这天我本可以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但父亲总是把我放在最后。他说自家人不急，先给别人剃。结果，每年都是等到晚上父亲才能给我剃头，母亲打着手电，父亲拿着剃刀，剃头顿时有了一种仪式感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只有过年、过节才能回老家。老家那里的人正月里不理发，就等着二月二“剃龙头”。于是，每年的二月二，我总是早早赶回老家。年迈的父亲帮人剃头时，我打下手，顺便自己也“剃龙头”。

每次父亲帮我“剃龙头”时，我都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，这真是一件奇妙而又幸福的事情。

『剃龙头』是一种幸福

赵自力

